



预订酒店时，在网上无意中看到有网友提到，曼德勒附近有一个英国小镇彬乌伦。这是个陌生地名，但场景已经展现，偏僻的热带山间遗留着大量十九世纪的英伦别墅。来不及做攻略，先把小镇的酒店订了。

直到在缅甸旅途，翻阅艾玛·拉金的《去缅甸寻找乔治·奥威尔》，才发现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述这个小镇。小镇旧名“眉苗”，是一位英国步兵眉(May)姓上校建立起来的英国化小镇，意思是“眉的城镇”。奥威尔在缅甸任英国警官时期，曾两次来眉苗。

是的，眉苗在殖民时代，竟然是慰藉殖民者乡愁的地方，他们可以暂时逃离闷热的平原，在凉爽的小高原最接近英国的小镇，做个短梦一晌贪欢。

所以，眉苗曾经享有派对之城美名。驻扎在曼德勒的英国警官会

为了一场高尔夫球或一顿晚宴骑着摩托车赶去，拂晓之前赶回。奥威尔曾和同伴一起来此度过一星期的假期。然而他的同伴认为，整个过程奥威尔都是疏离的，他很难融入眉苗过于纵乐的社交生活。

这趟眉苗之行因为留下奥威尔的足迹，我们有些迫不及待。

早晨从曼德勒坐出租车，一个多小时便来到眉苗。我们预订的“皇家花园酒店”就在坎多吉花园区，是一间殖民时代建造的旅馆，前台印度女子英语流利，房间窗外花木扶疏，优质棉麻窗帘营造舒适奢华气息，走廊连着餐

馆和酒吧桌布雪白，如同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英国旅人形容，“这里不像缅甸，更像萨里郡的一隅。”此时，一切都那么圆

魔幻小镇

——我的东南亚之三

唐颖

满：通向坎多吉花园的林荫路，半空树冠连接挡住日晒，路上幽静无人。午餐是在花园餐馆享用，面对着四周鲜花围绕的坎多吉湖，我和同行友人不断惊叹，真美啊！这里不就是世外桃源？

下午早些时候，惦记着去找坎卡卡格酒店，它曾经是英国警官们喝酒派对的地方，所以奥威尔也来过。美国作家艾玛·拉金为寻访奥威尔足迹，几次来眉苗并入住该酒店。

此外，著名旅行作家保罗·索鲁也曾在此坎卡卡格

下榻。他是为一睹连接眉苗的谷特高架铁桥，特地从英国来到缅甸偏僻小镇。这位作家写过一本与奈保尔三十年友情（却令友情破裂）的传记名作《维迪亚爵士的影子》，文笔犀利，无情披露奈保尔的种种怪癖和劣迹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在去坎卡卡格酒店的路上，小镇的面目发生了变化，四周多半是墙砖褪色的老房子，有些掩映在高耸入云的松林后，幽深神秘令人不敢靠近；面街的深宅大院却野草萋萋，发锈的铁门开着，野狗流窜让人生畏。

虽然拿着地图，却在



岔路口迷惘，通向不同方向的路径寂静无声，此时出现骑摩托大叔，邀我们坐他摩托车，分两次把我们四人载到酒店门口，却见这栋仿都铎式建筑被脚手架围住，没有人影，静得瘆人。

这种时候，你很容易联想艾玛·拉金将眉苗描述为“充满幽深的小镇”。一位在眉苗长大的女子告诉作者，她每晚九点在床上读书时，总能听见外面井里有落水声，她母亲要她不用担心，那只是一位英国妇女游魂，她曾经居住在此，投井自杀。一位在眉苗看管房子的保安也常常看见幽灵，是一名年轻的金发碧眼女性，在窗前安静地踱来踱去。

暮色愈浓，英伦旧别墅区的荒凉肃穆令人心慌。我们想尽快离开朝镇中心走去。可是，天很快黑了，黑得那么彻底。

这天晚上我们迷路了，在一间亮着灯光的卫生所门口，一位大爷热情地帮我们电话订车。他就像那位摩托大叔，能说英语，非常乐意可以说是兴致高昂地与外来的我们交流。他邀我们坐在卫生所门口的长凳上，吩咐里面的人给我们送水，像见到久违的朋友开心大笑，露出槟榔染红的牙齿。

载我们回酒店的司机是当地尼泊尔人，在这么一个小镇竟然找不到回酒店的街，车子一直在黝黑

《前尘二首》：“前尘人物渺知音，愧抱青山绿绮琴。诗读中唐如虎病，画临北宋似龙吟。一湖碎月连天碧，半壁长松接地阴。此日归来何所忆，残阳落叶马蹄金。”“舟中人物二三粒，雪下西湖数九边。岳墓不闻松柏朽，雷峰终见塔檐偏。留香奇气张宗子，绝色歌声白乐天。玉宇无须仙客到，当空凿出一轮圆。”

现世的朋友还算有的，异代的知音呢？我想也是有的。人生的知音，大多是穿越年代的。不然，我们怎么可能景仰那么多的前？所有的景仰都是出自内心的。内心有的，其实都是自己认定的东西。自己认定的东西，发现前人身上有，而且如此精彩地实现了，这就是知音了。而这，也就是知音的定义和意义。绿绮琴是李白诗里写到的，于我，自然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。喜欢李白，又远远不如他，谬托知音，这不安和心情，谁也能明白。

读中唐人的诗，感觉是一批有情怀的人，身负着伤痛嗷嗷。他们原本是虎，可惜山陵崩，惨象遍地，他们可能嗷的，就是他们的良知和不可摧毁的心志了。他们是病虎

的街上转悠，犹如鬼打墙。坐在副驾驶座的我，似乎看见车子曾经路过一排明亮的区域，那里有大批档人声鼎沸。也许，那里就是镇中心？我问同车的车友，她们非常惊讶，反问道，我们怎么没有看见呢？我更吃惊，这一大片被灯光照亮人气蓬勃的地方，难道是我的幻觉？

尼泊尔司机终于找对了路。无边夜色如荒原，唯有我们的酒店灯光闪亮，耀眼又孤单。

了，难得他们的嗷嗷，依然高亢雄浑，譬如杜甫，譬如刘禹锡。到了北宋，除了诗，画到达了巅峰。北宋的山水、人物、走兽，都让后人望尘莫及，也都让后人景仰，怯怯地认定是知音。譬如李公麟的画，他的笔墨所到之处，至今人迹罕至。他字龙眠，我看他哪里是龙眠？他是在

舟中人物二三粒

——新吟附记之四十九

陈鹏举

龙吟，他可以千秋万代吟下去。遥想前人，复观天地。看满湖粼粼，万点清光，水天连在了一起。青山半壁，拄天长松，它的错结盘根，牢牢扎在大地。这些都是神秘。都是可能和人，和可以认定知音的人、伟大的人互相辉映的神迹。每每从沉思中归来，如获新生。这一回又见到黄昏夕照了，满地的落叶，一片金黄。

张岱是天人。他的散文，看似百炼精钢，落得绕指柔。可叹他定然不曾炼过，得来不费功夫。最喜欢他写的西湖看雪，湖心亭小记。里面最奇

的一句：“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两三粒”。西湖大雪，人在湖心舟中，满天地望去，最好的量词还真就是“粒”了。说到西湖，自然要说到岳飞。不只是家父取他的字，做我的名了，更是景仰他的为人。西湖岳坟边的精忠柏，历经雷击火焚，遍体鳞伤，竟然生生不朽，精力凝聚，精光直射眉心。可见人天之间。西湖边的雷峰塔，到底是瑞要倒塌的。至情不可辱。至情可以赴苦难，受煎熬，但不会死。任何力量，都无法让它死。说到了张岱和西湖，当然还要说到白居易。但一条白堤，白居易就可以不朽了。他还有“长恨歌”、“琵琶行”。有天，风雨交加，抄写这两首长诗，蓦然热泪盈眶。白居易直白到美不胜收的文字，说出了人间的美满和酸楚，说到许许多多人的心里去了。无论同时，还是异代，都不乏他的知音。

元宵节，天上人间，一轮明月圆了。

编者附言：陈鹏举先生“新吟附记”系列文章到今天暂告段落了，感谢读者的关注和支持。

参、笋干、红枣、柿饼、冰糖、开洋、肉松、糖果等好吃的美食，我家过年的年货喜欢在这片店里买，1961年店里突然推出一种叫“满堂红”的高级软糖，一角钱一颗，平时吃一分钱两粒拌砂糖的小朋友只能凑近看看！

黄陂北路383号是老上海赫赫有名的装裱大师刘定之的裱画铺，1932年《申报》报道：“刘定之装池由苏迂沪。吴门刘定之君，装池名手也，向在苏州开设晋宜斋装池垂三十年……近日以推广营业起见，特自吴门乔迁海上，刘定之装池于跑马总路韶耕路口，已定于今日开幕……”儿时，我常常去那里隔着玻璃观看师傅们在朱漆大桌上裱画。

我家楼下住着演包公的京剧名角李如春，他家没有电话，常常奔上楼来隔壁我亲戚家接听长途，他抽烟扔掉的中华牌、牡丹牌香烟壳子常常被我收入囊中，带到弄堂里去玩。曾任老马德里今年八十多岁的贺贤明先生说，这带了许多京剧、地方戏的名角，弄堂口有家天津馆子，供应面点，深夜，演员来此吃宵夜，生意很好。我有个中学同学叫艾伟，他父亲是著名京剧演员，就住在附近的石库门里，里陈设名家字画、古董有老北京气派，我曾见过艾世菊先生，他是一位很儒雅很客气的长者。

老马路西头是一片矮房，小路曲折，往西行可以通到新大沽路马路菜场，也可以通往延安路上的浦东同乡会大厦、光华大戏院，如今都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……

碗宽汤的雪菜肉丝面，则让江南的味道如细浪浣纱，荡漾舌面。雪菜应和了“雪”，芥菜中的老大姐雪菜则不在乎“风花雪月”。当年母亲所种的芥菜基本为瘤芥菜，三四月份上市。对应于雪菜清秀，瘤芥菜称得上体态丰满，汁水饱满。就像油菜之于青菜、白菜剪不断理还乱，同属十字花科芸薹属的芥菜一族关系亦

芥菜

凌龙华

开胃，那种酣畅淋漓，绝非精致小包装榨菜丝可同日而语的。我们名之为“大头榨菜”。惭愧的是，到今天我还没有一睹地头生长的榨菜。搜索资料，大致画像为：一团肥硕的青球块，紧贴地面，球块上面伸展一丛肥壮的绿叶。菜农亲热地称之为大头青菜头，学名茎瘤芥。榨菜炒肉丝或榨菜肉丝汤，急就章大众菜肴。

记忆最奇特者，当为大头菜。学名芜菁，生青时分，唤作洋大头菜。这个“洋”字有意思：一是表明原非本土产；二是告诫直接鲜食，可能“水土不服”。腌制的菜头菜有两种，一种“湿”，分量重，酸爽；一种“干”，紧实甘香，相对昂贵。生食，前者快感且便宜；作汤或炒食，无疑后者胜出一筹，因而又称作“香大头菜”。“芥蓝如菌蕈，脆美牙颊响。”这是苏轼谪居岭南时所咏。芥蓝，介于“芥菜”与“甘蓝”间。不知是否有意，摊主把它放在茼蒿旁。形似而色异。于是，记住了还有这一种芥菜的亲戚（不作科学论证），广东产，又写作“芥兰”。甜津津、嫩生生、滑溜溜，正是茼蒿的鲜爽味。

周祥生与祥生出租汽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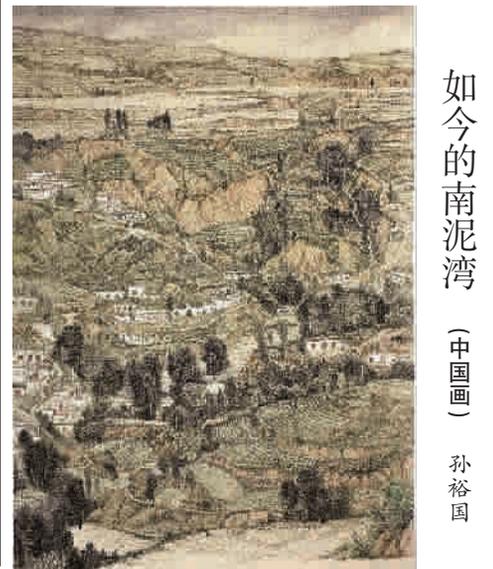
骆贡祺

昔日，上海滩上有句“出行叫祥生”的口头禅。“祥生”就是祥生出租汽车。它的创办人周祥生原是英国人开办的礼查饭店看门人。他看到进进出出的洋人和达官显贵都是坐出租汽车。由此想到，有朝一日自己能创办出租汽车公司该多好。

真是天从人愿，一次偶然间，周祥生捡到一张500元的银票，因寻不到主人，他使用这500元当成“第一桶金”，买来了一辆旧轿车，经过油漆一新，雇了一名司机，就专门到码头附近，招揽低档酒吧里常来常往的外国水手，生意出奇地好。到1922年在武昌路百老汇路（东大名路）挂牌开张时，祥生公司已拥有六辆汽车了。以后像滚雪球似的，越做越大，到1936年，祥生拥有资本50万银元，270辆汽车，遍布全市分行22处，特约车点50处，职工637名，其中司机362名。

在祥生公司前，上海已有云飞、盛福记、华盛义、恒泰等四家出租汽车公司。祥生出租汽车公司为什么后来居上？原因很多，主要是周祥生经营有方，特别是祥生的广告术堪称经典。1931年元旦这天，上海各大公司、各大企业的写字楼，都收到了这样一本广告日历，封面上有句醒目的广告语：“中国人应坐中国人的出租汽车。四万万同胞，请坐40000号电话的祥生出租车。”这条广告语深深打动了经常坐出租车的白领们，于是，叫祥生出租车的40000电话打得火爆！

祥生的广告无所不在，特别是整辆出租车上，从楼上窗口往下看，一看车顶便知道祥生的车来了；从旁边看去，车身两旁40000号叫祥生出租车的电话号码格外醒目；从前面看，是一个圆形祥生的标志；从车子后面看，也有祥生广告。至于祥生独创的“统一宣传语、统一服装、统一标志、统一颜色”的企业管理模式，开出租车行业之先河。



如今的南泥湾

（中国画）

孙裕国

芥菜，纠结的菜。尴尬在味，辛辣，不近人情，疙瘩在形，叶缘锯齿状，或叶或茎或根多畸变隆起成球状。因而，古人这样形容芥菜：“芥似松而有毛，极辛苦。”又是这样为芥菜释名的：“其气味辛烈，菜中之介然者，食之有刚介之象，故字从介。”

芥菜有多种。《植物名录图考》云：“老圃所常艺者两种耳：其棵大根小者曰辣菜，根大叶瘦者曰芥疙瘩，亦曰大头菜。”我以为“辣菜”就是雪里蕻菜一类，属芥菜中的“辣妹”，干净利落又出类拔萃。

雪里蕻菜，见雪尤靚，简称雪菜。枝叶秀颀，素面朝天；菜色青翠，似青苹果蜡染。雪菜是骨感美少女，不在乎缠绵，而在于热情奔放直奔目标——小雪腌菜，腌成最出众的雪里蕻菜。

新鲜雪菜腌上十来天，成着青辛辣的“鲜雪菜”，用来炒小草鸡块，其鲜爽劲，唯菜花塘鳢鱼放汤堪比。待到腌熟，呈鲜黄色，水盈盈亮汪汪，那么无论与何种“荤腥”相染，均鲜美得让人眉飞色舞。动物内脏俗称“下水”，上不得台面，但只要腌雪菜一搭救，作“炒什件”，立马成味蕾宠儿。典型的家常菜“雪菜炒小肠”，我从小吃到大，总不厌。而一

